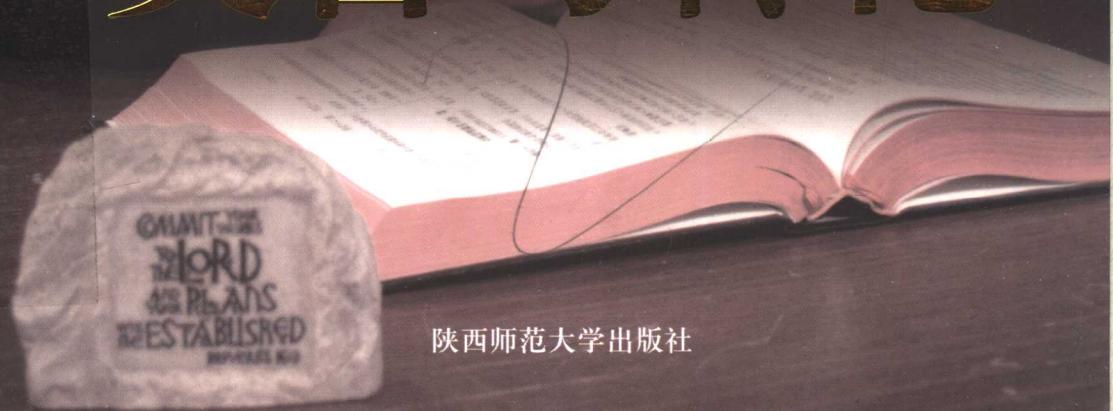


庄祖鲲 ■ 著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契合与转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978/7

2007

庄祖鲲 ■ 著

契合与转化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庄祖鲲
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5613-4104-9

I . 契.... II . 庄... III . 基督教 - 关系 - 传统文化 - 中国
IV . B979.2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4968 号

图书代号:SK7N1117

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责任编辑:周 宏

装帧设计:房 子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龙兴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13-4104-9

定 价: 24.80 元

序 言

庄祖焜博士的学术与职业生涯很不寻常。他是多年在从事工业技术操作和深层的研究之后，才正式进修神学和文化学的。过去十多年来，他除了全职参与教会的牧养与教导工作之外，还特别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真理上的追求与探索深表关怀。

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既有思想的层面，也有个体的深切领悟。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道德之重重危机，可说是促使他书写《契合与转化》这部著作的主因。他尝试提出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并且深信这是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空前”的良机。

我诚恳地推荐这部富有创见的著作给所有关注中国“精神文明”的朋友们。

中国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钟志邦博士



庄祖鲲博士系福建省晋江县人，出生于台湾台北市。庄博士原来从事化工专业，曾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化工博士学位，并在工业界及国家级科研单位工作15年之久。1990年庄博士因为对中国文化及道德问题之关注，乃再度赴美深造，于1995年获得三一国际大学之文化学博士学位。庄博士现居美国麻州波士顿，从事教学、研究及写作的工作，经常在美国、加拿大各地，及中国、东南亚地区讲学。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绪论——宗教与文化更新 / 1

第二章：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 / 5

 第一节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 6

 第二节 佛教在中国本色化的过程与结果 / 18

 第三节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 28

 小 结 / 33

第三章：基督教与欧洲文化的会通 / 39

 第一节 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 / 40

 第二节 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 / 61

 第三节 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 / 66

 小 结 / 69

第四章：宗教与文化的会通——基督教宣教学的反思 / 75

 第一节 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 76

 第二节 宗教在文化中的沟通与传达 / 83

 第三节 宗教在不同文化中“处境化”的探讨 / 90

 小 结 / 98

第五章：中国文化更新的思考 / 103

 第一节 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与转机 / 104

 第二节 中国文化更新之路——“创造的转化” / 117

第三节 从基督教观点看“文化更新” / 128

小 结 / 130

第六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的回顾与展望 / 136

第一节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的回顾 / 137

第二节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 / 146

第三节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的展望 / 158

小 结 / 169

主要参考书目 / 176

第一章

绪论——宗教与文化更新

当时代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中国文化面临挑战，事实上，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进行全面的反省。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固然有些是我们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譬如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包袱），但有很多问题则是全球性的，例如都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社会的、环保的、家庭的、教育的种种问题。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时空和环境的因素，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机感”，似乎特别的沉重，也特别的紧急。因此文化问题是目前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文化热”，许多人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及何去何从，其热烈的程度，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绝无仅有。

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可能是有关“大国崛起”的问题。但是我们可曾思考过：在大国崛起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精神文明支撑着这些大国？或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期望将来中国也能崛起，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造？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¹再加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引起西方国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之关注与兴趣。正如汤一介所说的,“中国文化更新”已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一个格外令人瞩目的现象。²

但是当谈到“文化更新”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马上由哲学的角度来探索,很少人会想到由宗教的角度来思考。北大的张志刚在《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一文中,³以文化历史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和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为例,指出宗教研究在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性。道森深信“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他认为过去的学者往往轻视或低估了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他相信“凡在文化上富有生气的社会必有一种宗教,而这种宗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社会的文化形式。那么有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便必须由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着眼,来重新加以研讨了。”⁴

有“当代西方神学界的康德”之誉的田立克,致力于“文化神学”的研究。他认为宗教所探究的,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也就是他所谓的“终极关怀”。他指出,文化活动与宗教信仰,事实上都根植于终极关怀的经验,而且“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赋予文化以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基本关怀之自我表达的总和。简而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⁵

汤因比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长达十二卷的《历史研究》就是以宗教的文化功能,来解释各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弱、解体的一般规律。他认为文明社会的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所组成,其中“文化”乃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文化”是某一个文明社会特有的精神活动,而此精神活动的标志乃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因此他指出,真正使各个文明得以形成与发展的生机泉源,乃是宗教信仰。⁶

张志刚指出,这三位当代的学术泰斗,均以一种新的方法论来

探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就是将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推至首要地位，作为整个解释过程的基本关系。⁷他们三人都是因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展开他们的研究的。所谓“西方文化的危机”，是指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西方人的心灵有极大的转变：由乐观到悲观，从自信到焦虑，从崇拜科学到怀疑科学，从高举理性到审视理性。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名著《西方的没落》，清楚地描绘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化危机的景况。汤因比等人，就是尝试对西方文化的危机予以再思，并提出他们的响应。

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社会也正面临极大的危机。我们的挑战不仅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我们最大的挑战乃是文化层面的。因此，当代宗教—文化的研究对我们深具意义，因为这是从一个新的、全方位的角度来探索“文化危机”这个问题，这也是以往中国学者较少涉及的方法。

本书就是尝试以“宗教与文化会通”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之更新的问题。如众所周知的，佛教之于中国与基督教之于西方世界，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也都在某个程度上改造、重塑了原有的传统文化，而且如今还是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本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是由历史的回顾，来检视佛教、基督教分别与中国及欧洲文化会通之过程及结果。这些历史可以成为我们今日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时的借鉴。

本书第四章乃是以基督教宣教学的角度来看宗教与文化会通的种种问题。宣教学是结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神学的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较少人涉猎，但是对于超越文化之沟通，以及宗教“处境化”的应用，都是别有见地的。因此特别介绍其方法论及重要观点，作为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之理论依据。

本书第五章则探讨中国文化之危机与文化更新问题。关于中国文化之危机，港台、大陆与海外的中国学者看法很分歧，但都认

为中国文化需要被更新。而林毓生所提的“创造的转化”，是其中最广受讨论的更新之路，所以在此加以评价。第六章则探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会通之过去与未来，并尝试列举一些两者交会之点，作为未来会通的焦点。

注释：

1 许志伟、陈荣毅：《从三一神学突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化更新的神学思考纲要之一》，载《维真学刊》(1994年第2期)，2页。

2 汤一介：《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演讲录第一集》（北京三联书店，1988），4页。

3 张志刚：《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对二十世纪文化的一种批判思路》，载《维真学刊》(1996年第一期)，41-52页。

4 Christopher Dawson, *Progress and Religion* (New York, 1929). 引自张志刚上文，42页。

5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1959), 42页。

6 引自张志刚：《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43页。

7 同上，43页。

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

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是一个外来宗教与原有本土文明交流融合的成功范例之一。中国以往与外来文化接触，印度佛教当然要算是最重要的。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之后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及道家的思想，还有原有的传统宗教，相接触、斗争而融合。这不仅导致佛教本身的改造、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质的中国佛教；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种“催化作用”，促使中国人的人生观、思维方式，以至于文学、艺术都相应发生重大的变化。

然而，当我们在探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与转化时，我们必须从历史、文化沟通等不同的角度同时来思考。而且我们所关注的，一方面是文化会通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关心其“内容”——也就是经过交流与转化之后所形成的新民族性。这是因为，文化沟通的过程，可以作为今天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思想)交流时的借鉴；而文化交流后所产生的结果——譬如佛教思想对中国民族性的影响，则更是探讨中国文化的更新时必须思考的命题。

第一节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I. 汉朝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究竟始于何时？史家众说纷纭。譬如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便传说有博士弟子从月氏国使臣口授佛经。¹然而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²相传明帝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佛法，在月氏国（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一带）遇见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邀他们回洛阳，并用白马驼着许多佛经带回中国。永平十一年，明帝为两位印度僧人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称为白马寺。这两位僧人曾翻译了一部分佛经，即今现存的《四十二章经》。但据近代学者考证，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并非出于汉人手笔。³

然而由史料来看，后汉桓帝年间（公元158至166年），楚王刘英，崇奉黄老与浮屠（即佛陀）之教，桓帝宫中亦建有黄老及浮屠之寺。到了后汉献帝之世，又有笮融建佛堂，并率众修持颂经法会。由此可见，佛教传入中国，有信史可查至迟是在后汉桓帝时代。其实，佛教传入中国乃是渐进的，可能早在秦始皇时代，借着往来于西域的商人，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一些佛教的事物。至于中国人信仰佛教，大概是到后汉时代才开始。⁴

汉朝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有两个系统：⁵一个是安息国（在今伊朗境内）系统，另一个是月氏国系统。这些外国僧人的姓氏，均系中国人依据他们祖国的国名而安上去的。因此，安息国的

人姓安,大月氏(音“支”)的人姓支,天竺(印度)的人姓竺,康居国的人姓康。至于初期的中国僧人,也随西域来华的僧人而姓。直到道安(公元 312-385 年)之时,才将中国僧尼姓氏,统一为“释”。

安息系统是小乘学派,以安世高为代表。安世高是安息国太子,在后汉桓帝时到洛阳,在二十多年内,译出三十余部小乘“一切有部”的佛经。月氏系统是大乘学派,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他与安世高同时期到洛阳,他也译出十三部十七卷佛经,主要是大乘中观学派的经典,尤其是《般若经》最受注意。他们是中国初期佛教的两大译经师,对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三国时代(公元 221-265 年)

在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代,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北方的魏国及南方的吴国,有关蜀国的佛教史料则很少。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魏国佛教可以说是汉代佛教的延续。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昙柯迦罗及康僧会。

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是在魏废帝嘉平二年(公元 250 年)到洛阳,译出《僧祇戒心》,又请印度僧人担任戒师,依戒律规定为中国信徒受戒。这是中国佛教有戒律和受戒之始。当时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而朱士行即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和尚,也是第一个到西域取经的汉人,只可惜客死于于阗国(今新疆和田)。⁶

康僧会则祖籍西域,但出生于交趾(越南),他在吴国赤乌十年(公元 247 年)到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孙权为他建佛寺,号为建初寺。此为南方有佛寺之始。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是支谦居士,他祖父是归化中国的大月氏人,他自己则生于中国,因此精通六国语文,是著名的译经大师。他在汉末由魏国避难至吴国,被孙权礼聘为博士,潜心译经,译出《阿弥陀经》、《维摩经》等佛经共四十卷。他们的译文典雅,而且能准确地表达出佛教思想的要义,对佛教在中

国的传播,贡献很大。

三国时代只有五十多年,从佛教的发展来说,尚属启蒙阶段,因此在思想的建树上,可述者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文人崇尚清谈之风,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放浪形骸,隐遁山林,批判礼法不遗余力,又纵论老庄之学。当时儒家的地位极为没落,道德沦丧,风纪败坏莫此为甚。由于在乱世生活太痛苦,因此人们兴起出世的愿望。佛教于此时传入中国,时机上可算是“乘虚而入”,恰逢其时。然而,正如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指出,这也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始终未能脱离出世倾向,甚至日趋衰危的主因。⁷

3. 西晋、东晋时代(公元 265–420 年)

西晋时的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其中最杰出的译经师乃是竺法护。他长居在敦煌,并曾随师周游西域,通晓西域三十六种语言。他曾译出《般若》、《法华》、《华严》、《涅槃》等经,共约一百五十多部三百余卷经典。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极大,因此被尊称为敦煌菩萨。

东晋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为东晋所统治,北方则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所建立的十六国所管辖。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多数来自西域,同时他们也想利用佛教来巩固其政权,并与以儒道为主流思想的汉族相抗衡,因此,他们往往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其中后赵(公元 319–352)的石勒石虎,前秦(公元 351–394)的符坚等人,更是提倡佛教不遗余力。因此,佛教在中国北方开始盛传。

此段时间,正是儒家势力衰微,而神仙方术的庸俗信仰与老庄思想勃兴的时代,人们对“怪力乱神”的事大感兴趣。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在此时大盛,也与此有关。日本当代佛教思想史权威柳田圣山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中国人的兴趣,恐怕不纯然是教理的理解问题,而与人们希望长生不老,喜欢探究超自然的能力

有直接的关连⁸。佛教首先即以此通俗信仰的形态,生根于中国社会之间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大半的高僧都是以译经为主,但也有不少是属于“神通类”的高僧。佛图澄即为其中最出名、影响也最大的一位。佛图澄是龟兹人,他未曾带一卷经典来华,未曾译过一句经文,却以神异称誉一时。他的受业弟子几乎达万人,又有释道安等高徒。因此,他可以算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佛图澄于西晋末年到中国,被鲜卑族的石勒石虎父子招迎。后来他就以石氏父子为中心,在华北教化百姓。他的神异据说是包括各类神通,诸如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等,他也以这些神异来化解胡人野蛮的习俗,来推广佛陀的慈悲教诲。因此,外来的佛教能立足于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有赖佛图澄的神异。

道安(公元312-385)是佛图澄最著名的弟子,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大思想家。他不通梵文,却写了不少佛经的注释书。他还编集译经目录,为僧尼制订行仪,统一僧尼姓氏,使佛教完成组织化的教团。对佛教的发展,贡献很大。道安的弟子很多,但以庐山的慧远(公元334-417)最著名。他成立教团于江西庐山中,是东晋的佛学中心。

东晋之世,除了道安及慧远,还有法显及鸠摩罗什(公元344-413)最为著名。法显西行求法,而且对中国文化有大贡献。鸠摩罗什则是龟兹人(今新疆库车),被前秦符坚迎来中国。他在十二年间,译出了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佛经,其中包括《般若经》、《维摩经》、《无量寿经》、《大智度论》等重要经典。直至今日,许多佛经诵本,仍采用鸠摩罗什的译本。他的弟子中,有号称“关内四圣”的僧肇、僧叡、道生和道融四位杰出的弟子。

在这个时期,儒家的地位,随着汉朝的覆亡及三国鼎立的政治现实,而逐渐消退了。相对的,人们对老庄哲学则日渐感到兴趣。当时的知识分子,崇尚玄学与清谈。他们表面上仍是走传统儒学的路向,但却以儒家一向少加留意的“易经”为起点,以老庄哲学为根

基,热烈地讨论形而上的“虚无”问题。因此,人们把大乘佛教的“空”,作为玄学的“虚无”一类东西来理解,也是极为自然的趋向。这种据老庄的“虚无”,来理解般若的“空”之方法,一般称为“格义”,也就是一种比较哲学。

在这个时代的僧人,也喜欢用“格义”的方法来介绍佛教思想。如竺法雅曾以儒家的“五常”来模拟佛教的“五戒”。但是道安却极力反对用格义的方法,因为这会使佛教被消融到玄学里去。因为比较哲学的立场总是这样的:当我们处理两种思想的异同问题时,很容易便趋向同质方面的统一,而不大理会异质方面的区分。所以后代的佛教学者,大多反对用格义的方法。

4. 南北朝时代(公元 420–580 年)

东晋灭亡之后,继之而起的王朝,在南方有宋、齐、梁、陈。在北方,则先由魏统一五胡,然后再分裂为东西两半。东魏之后为北齐,西魏之后为北周,最后才由隋统一南北。前后共历一百六十年。

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地域的分裂而产生南北两种传统,有“南义”、“北禅”的各自特点。南朝佛教继承东晋佛教的传统,偏尚玄谈“义理”。史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佛化虽隆,多游辩慧”,正反映了这个特点。当时“涅槃”、“成实”、“三论”等学说都十分流行,关于涅槃与佛性,顿悟与渐悟等问题,也辩论得很激烈。同时,佛教界和知识分子间,也因为“因果报应”和“神灭论”等理论问题展开了争论,其规模之大和论战之激烈,在中国古代思想上是罕见的。⁹

南朝的帝王,多信佛教并予以保护,特别是梁武帝(公元 464–549)对佛教的重视和尊崇更是空前绝后的。他曾宣布佛教为国教,不但花费大量钱财建佛寺佛像,举办法会,还有三次舍身到佛寺为奴,然后再由群臣以亿万钱奉赎回宫,从而充实了